

18134

HUADU YANDU WENLISHOU ZIL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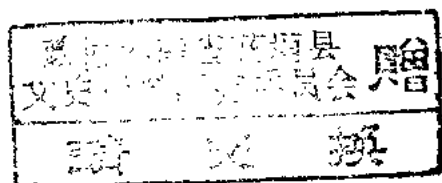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湖南省花垣县委员会

花垣文史资料

第三辑

花垣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花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责任编辑 石邦本 石生智
封面设计 石新征
封面题字 罗元明

2A37/60

保靖印刷厂印刷

198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32开本 共120千字

印数1——1500册

《花垣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解放大军路过杉木纪实·····	田彬 (1)
大军西进过永绥	
——迎解支前侧记·····	杨昌禄 (9)
解放初期南下花垣的回忆·····	何景岳 (20)
难忘的联欢演出	
——忆二野三十六师文艺工作	
队在永绥·····	黄宜春 (25)
剿匪征粮工作队在清隆·····	李穆晏 (29)
忆土匪里外三层包围龙潭·····	向安邦 (33)
韩太和舌战吴选清·····	吴坤海 (37)
炮轰奔来洞·····	李穆晏 (42)
茶洞解放前后掠影·····	宋运昭 (51)
建国初期的文化活动	
——记五十年代的花垣县文化馆·····	罗元明 (59)
空降特务落网记·····	龙凤高 麻兴中 龙巴二 (62)
岩洞骷髅之谜·····	石家齐 (74)
战时养战马 平时当“老黄牛”·····	庞兆清 (82)
反清将领——石宗四 石贵银·····	石琅斋 (88)
革屯军中的土家族骨干——董平·····	石邦本 (92)
革屯参谋——张孟阶·····	刘邦本 (95)

屯毒复萌

- 记三叔龙老德之死……………龙 灵（ 98 ）
- 关于梁明元被害……………宋运昭（ 101 ）
- 永绥县第一个女师范生——游淑贞……………张盛模（ 109 ）
- 湘西社会与教育……………程谪凡（ 111 ）
- 杨瑞昌在县中……………李果如（ 117 ）
- 茶洞私立崇德小学……………罗宗泽（ 120 ）
- 王东原出巡湘西路过永绥……………兰智峰（ 122 ）
- 宋濂泉其人……………刘善述（ 129 ）
- 忆我三叔麻兴全……………麻老茂（ 134 ）
- 我求见国民党乡长石绍邦……………石光晰（ 138 ）
- 我县最大乡场——麻栗场……………张 晓（ 141 ）
- 吉峒坪市场史貌……………杨廷杰（ 144 ）
- 民乐市场今昔……………《财贸志》（ 150 ）
- 建国前后的茶洞市场……………李邦芳（ 154 ）
- 国民党“清剿总部”的建立及其活动……………田仁杰（ 161 ）
- 在湘西清剿土匪的点滴回忆……………张文调（ 175 ）
- 记国民党部队的一次剿匪……………石邦本（ 179 ）
- 国民党第三十九军增援锦州和徐州
战役侧记……………刘定一（ 186 ）
- 兄弟河上五拱桥……………杨廷杰（ 191 ）
- 后记……………（ 193 ）

解放大军路过杉木纪实

田彬

我的家乡杉木坪村，位于花垣县（原永绥县）茶洞、团结、龙潭、民乐、猫儿五乡（镇）交接的高地上，由三角坪、草坪、杉木坪、石板塘、马槽寨、洞坎寨等六个自然寨组成。全村九十余户，400多口苗族人民散居在南北十余公里、大小二十来个山间小平坝上。这里层峦迭嶂，峰刺兰天，老树古藤，荫森蔽日，为豺狼野兽出没之地。又因它踞湖南，南毗贵州，西接四川，扼三省咽喉，自成一高坡台地，俗称“界上”，易守难攻，故历来颇为兵家注重。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进川时，就派遣队伍控制了这一片山地，才由磨老、虎渡口涉水西进。

居住在这里的苗族山民，与外界极少交往，绝大多数不通汉语，更不用说通达文字了。历代统治者对苗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推行愚民政策，致使山民们对穷凶极恶的汉官汉兵深恶痛绝，恨之入骨。斥之为“乍滚”（汉军），民族隔阂极为深重。如果发现汉军进山，山民们就携儿带女，躲进深山里去“叭乍”（避兵）。1942年，一股国民党江防部队由磨老上山，在山腰的麻家寨跟贵州股匪张马刀相遇，激战了一个早晨，各有伤亡。十一点钟左右，张马刀退去，江防队窜进山里，把麻家寨、杉木坪等几个村的苗民诬为土匪，捆了几个人去；耕牛、猪羊、财帛乃至蔬菜瓜果等等，都被当做“匪资”

掠夺一空，押进县城花垣，山民们四处求情，八方讨好，求爹爹，拜奶奶，变卖田土房产，好不容易才赎得人出来。不少苗民因此倾家荡产，子散妻离。有出不起赎身钱的，便无端受尽折磨，惨死狱中。

“乍滚”成为比冰雹、蝗虫、土匪危害更烈的大祸害。在那个时候，“官家”们要想在山里找到一个苗家的影子，简直是白日做梦。

1949年，在解放战争席卷中原大地，南京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花垣爆发了党、团狗咬狗的“城乡战争”。四野狼烟，一片凄凉。

1949年夏，乡派龙矫上台，当了县长，形势更加险恶，谁也控制不了局面。家家钻进山洞，四野一片沉寂。

农历九月十五日，听到从茶洞赶场回来的人说，公路上开过来的大队“乍滚”，人挨着人，马连着马。没头没尾地涌向四川。人们的心一下子跳到嗓子眼儿上来：

“向卜向娘呀（苗语：祖宗灵魂）又要打仗了，日子怎么过呀！”消息比山风传得更快，恐怖迅速笼罩了山村。我那稳重沉着的阿爸，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地搓着手，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阿妈也失去了素常慈爱的容颜，嘴唇绷得铁紧铁紧，两眼布满血丝，挺着大肚子，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拉着四、五岁的妹妹，拾掇着几件小花格子的布卷儿，站了又坐，坐了又站，她还怀着尚未出世的小妹妹呢！我大妈从上房里走下来，一个劲地唉声叹气：

“呃，呃，革屯总算闹过来了，这一关，这一关——呃！？ ”

阿妈睁开疲惫的眼睛，看了看身边的我和手里的妹妹，嘴唇一抽一抽，‘管子’一动一动，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直往下

掉，她有自已的伤心事；常听阿妈说，我是革屯那年，在官军追捕中仓促降生的。阿妈怀着我跟着阿爸这里躲，那里藏，整整在山里趖了八九个月。十二年后的今天，阿妈怀着小妹妹又要钻山洞了，然而今非昔比，她的健康状况，身体素质，都跟以前大不相同。大妈提这件事，怎能不教她百感交集，倍加伤痛！？

全家人跌跌爬爬地走出家门，跟着人群向对面山里爬去，不知摔了多少跤，几次摔倒在草丛里，爬起来没敢吭声。说来也怪，平日爱哭爱闹的妹妹，这阵却平静得出奇，一棵锯锯草把她的小手拉开了一道口儿，血糊糊的她连看都没看，更不用说哭了。

到得山里，人们各自疏散开去，我和妹妹跟着阿妈蹲进了石桌下边的岩穴，一左一右地躺在她怀里。

时间过了许久，猛然听见蜂糖寨方向传来几声枪响——“呲，崩崩”，好象就在岩穴里爆炸，阿妈抱着我们的手痉挛了一下，呼吸好象停止了。朦胧中看得见她脸上半点血色也没有，苍白得吓人，我紧紧偎在妈妈的身边。又过了一会，我伸长着脖子朝洞外望去，突然一阵铜锣声由山下传来，跟着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喊道。

“乡亲们，回家来罗，不要害怕，我们不是遭殃军，是解放军！”我和阿妈都听到了，抬起头来侧着耳朵仔细辨别。

“噼哩叭啦”一阵爆竹声清清楚楚地响起来。这时，丛林到处响起蟋蟀蟀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响：

“我们回家去吧，是解放军来了，没事儿哩！”大家议论着。

阿妈脸上的皱纹一下舒展开来，领着我们跟随大伙慢步下山。进了寨子，太阳正当头艳艳地照着，时辰约莫中午。晒谷

坪里早站满了人，中间整整齐齐地坐了一地穿着草绿色军装的战士，四周围着许多老乡看稀奇，个个眉开眼笑，孩子们窜来窜去，象一群快活的小泥鳅，一点也没有恐怖紧张的样子。我一眼就看见了阿爸，正在人群中间跟几个青年战士叽叽呱呱地谈着什么，他们拉着阿爸，又说又笑，一边不住地比比划划，象老相识，轻松的气氛很快就感染了从山上下来的人们，战士们那种英俊潇洒自然的气度随着他们的谈吐，一种亲切可爱的感情从我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尤其是他们军帽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帽徽更加吸引了我和小伙伴们舍不得眨眼。

喝！有几个还在那里教孩子们唱歌呢：

“咳啦啦啦咳啦啦啦……”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歌声充斥着整个晒谷场，我们初下山时的疑虑完全消失了，不少孩子加入了歌唱行列，更多的则是挤进去看战士们手中的卡宾枪，胯间的手榴弹和行军水壶。“这是哪样哟？”大家对这些器械感到无比的新奇，老人们慢慢地挨过去，现出复杂的世故神情：

“这些汉军真的靠得住吗？会不会——”他们好象还在仔细琢磨。

青年们老远地站着，抓壮丁、拉伕子的魔影笼罩着他们的心，嘴里叽叽咕咕轻轻地议论着，争辩着；几个胆子大的终于贴近了他们……

过了两袋烟的光景，阿爸对周围的人说：

“这是解放大军——当年贺龙的老红军回来了，要进川去，消灭周矮子，活捉宋希濂，从我们这里过路，一不要钱，二不抓伕，大家多烧点开水，欢迎他们过寨，现在请大 军 长 官训话。”

接着，一位年青标致的解放军同志站起来讲话。他讲得很激动，很有感情，他眼睛明亮，和蔼可亲，双手挥动，又合掌成团，好象表示紧密团结的意思。大家听得挺认真，挺出神，仿佛十分了解的样子。其实他的话人们十之八九听不懂，只听了“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穷人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共产党、八路军”几个不相连贯的词儿或句子。他讲完了话，人家便凭着直觉热烈鼓起掌来。

讲话过后，大家马上搬柴挑水，抬锅架灶，在村头路边忙着烧起水来。

这时我才看清了沿着山脚蜂糖寨上山经过村中去茶洞的山路上蜿蜒曲折地满是密密麻麻的队伍，象一条山涛林海中翻腾的金龙，觉得特别上劲。在我身旁的一个乡公所的枪兵，却脸色苍白，十分恐惧。事后我问他这件事，他心有余悸地说：

“那天我们三四十人跟着你阿哥，天没亮就来到了蜂糖寨后边山头上的岩堡里，刚找好哨位，就影影绰绰地发现十几条影子从黄上坡下走上来，我们疑心是花垣城帮的部队，就朝天放了三枪表示警戒，要他们赶快退下去，不能再往上走。谁知这些人一点不惊慌惧怕，挺着身子没事儿一样往岩堡下挨近，前头的一个还咿哩哇啦地喊着什么话，我们这才看清了，来人一色军衣军帽，全副武装，人家气势那么大，神气那么足，我们就心虚了，不敢冒然开火，硬着头皮大声喊：

“哪部分的？赶快退回去，再上来我们就开枪了！”

来人并没有被镇住，还是大步流星地走上来，看样子真得动火了，我们又喊了一遍，这才清清楚楚听到：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

“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什么解放军呀，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鲜名字，心里正疑疑惑惑的，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阿爸问咪（父亲母亲）呀，大队伍来了。”我们朝外边探头一看：蜂拥、洞里、马槽方向都布满了穿草绿军装的队伍，吓得我们把枪一丢，拨开腿往山里跑。山上山下满是队伍，我们被包围了，“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莫非是天上降下的神兵！”我们吓得没命地只顾往大山深处乱钻。好险啦，要是我们当时冒里冒失开了枪，说不定这阵子脑袋早就开花了！”他显出十分后悔侥幸的神情，“后来才知道，那是贺龙的老红军队伍，冲破长江，打下南京的“神兵，真玄啦！”

队伍越开越多，黄澄澄的，前边看不见头，后边看不到尾，烧茶送水的忙个不停。阿爸老在群众和部队中穿来穿去。老乡们提水的，拿瓜菜辣椒的，兜着梨子板栗的，还有包着鸡蛋，玉米馍馍的，争着往大军手里塞；老年人抢着把战士往家里拖。战士们怎么也不肯收东西，不肯往村子里去。阿爸感慨万端地说：“几十年来什么绿营军、老防军、宪兵、警备队、川军、黔军、九江部队、江防部队我都见过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纪律严明的队伍，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

下午，天边飞来一片乌云，蓝湛湛的天空忽然昏暗下来，霎时闪电夹着雷鸣，大雨瓢泼般地倾泻下来，黄泥路上登时泥烂如糊，坑坑洼洼，队伍还是长龙般地朝茶洞方向挺进。雨水缓缓地从战士们的头上、脸上、面颊上滚下来，到处听到“卜哧、卜哧的踩水声音。有的战士鞋子陷进泥潭里去了，走一步跌一跤，头上、脸上、手上、身上全是黄泥巴，仍然艰难地往泥地里走，没有一个人到屋檐下停一停，站一站，就连取笼稻草、一柄瓜叶挡挡雨的事都没有。苗族山民们感动了，纷纷从茅屋里走出来，推推搡搡，连说带劝，把同志们往家里请，战

士只点头，笑了笑挣脱了手，挪起陷在泥潭里的双腿又艰难地赶队伍去了。

雨实在下得太大了，山坡上，小沟里，田坎下到处是白花的激流，山里一片哗哗啦啦的流水声。前面传下命令来：“原地休息待命！”战士们就一排排、一队队地在泥水地里蹲下来，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烂泥潭里，一个个好象钢打罗汉，铁铸金刚一般，任凭风雨冲击，权当征途洗尘。

路边一座低矮的小木屋里，住着一户吃斋的教民，户主是位性情古怪的孤僻人，听说来了队伍，一早就把大门紧紧关上，心怕灾祸引进门来。风雨中目睹大军的严明铁纪，禁不住热泪直流，顿生恻隐之心，竟自打开中门，拄着拐棍，顶着雨水把战士们往家拖，战士们不但没有进去，反倒劝起他“注意身体，不要淋湿了。”又亲切地把他扶回房里去。

后来，这位老教民逢人就说：

“那天，眼见来了那么多队伍，我骨头都酥了，心想这一回不仅得破戒，只怕老命都保不住了。横竖是一个死字，索性关了门听候菩萨安排，谁知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军队，阿弥陀佛，我又造孽了！”

大雨一个劲地下，战士们在泥地里唱起歌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声震撼着大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在苗民的心里回响……

天，黑下来了，雨还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大人们在火塘边围坐着谈论解放军的佳话，赞叹不已。忽然，外边传来“笃笃”的敲门声，“一定是大军投宿了，赶快开门”人们一拥而出。

大门打开了，果然是解放大军！门外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乘着雷电光的一闪才看见黑压压的一片，“进来吧，亲

人，哪怕是喝杯开水，吃口热玉米糊糊，歇歇脚，烘烘衣服也好”。人们推的推，拉的拉，软心的妇女们流下了眼泪，无奈战士们如属铁石心肠，怎么也不肯跨过门槛！只是要求找两个人当向导，带他们去茶洞。帮工欧腊保，郭老四，马上自告奋勇，扎了扎草鞋，紧了紧衣带，各自拄了根拐棍，引着队伍继续开动了。

雨，终于停下来了，迎来了新的黎明，天空格外碧兰清澈，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来，火红火红的阳光洒在青翠的群山上，洒进了苗寨人民的心田。阳光照在战士们脸上，照在他们的红星帽徽上——威武雄壮，披着彩霞，大踏步地奔向解放大西南的战场。

大军西进过永绥

——迎解支前侧记

杨昌禄

解放前夕，我任过茶洞镇长，家又住在茶洞，对茶洞解放比较了解。县城一解放，我又亲自参加永绥县（今花垣县）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研究支援解放大军西进的问题，后对解放军路经占峒乡和拜诺乡以及解放永绥城的情况，作过调查了解，现将情况记述如下：

永绥是湖南边远的一个小县，与川、黔两省相连，一条湘川公路直通西南。边城小镇——茶洞，地跨川湘黔三省边界，地势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了天险长江，势如破竹，解放了南京。8月，国民党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得加程潜将军和陈明仁将军在长沙起义后，即令所部由鄂西经湘川公路分途撤退四川，人民解放大军和平解放了湖南长沙，四十七军迅速到达常德。湘西一带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阻截，仅有地方武装盘踞各地。解放军四十七军在常德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兵分四路：一路由慈利、大庸、桑植等县进入川东；一路由沅陵、永顺、保靖、龙山等县直插鄂西，溯长江而上；一路由麻阳、辰溪、凤凰入黔东；一路由湘川公路沿泸溪、乾城、永绥（花垣）直取川东秀山。

茶洞解放抢搭浮桥

1949年古历9月14日夜，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我县太平乡（今麻栗场镇），于16日凌晨兵分几路进军。一路走小路经道二下牛角井到古峨坪（今团结镇），沿公路取茶洞进川东秀山；一路由雅桥、猫儿、珙诺进入黔东松桃；一路沿公路经离勾取水绥县城；一路由龙潭，上南太，下张老坟过河入川。

茶洞解放前夕，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仅有镇公所自卫队枪兵五十多名，警察所枪兵十多名。这时永绥县长龙矫率带随员数名住在茶洞。古历9月14日，龙听说所里（今古首市）发现有大批部队，便召集地方绅士杨栋宇、侯丹洲、刘仲席、杨勋臣等商议，公推杨瑞昌前往所里试探情况，如果是解放军部队，要设法取得联系，欢迎解放大军进永绥城。杨瑞昌于古历9月15日下午到达麻栗场，晚上就发现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麻栗场，杨当晚与乡长田有丘商议，连夜派人到茶洞送信，内云：15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麻栗场，请速作决定。龙于16日早饭后，收到杨的来信，马上命令茶洞镇自卫队长周兴武，派石宗花队长带枪兵20名，机枪一挺，去兴隆坳守望，如是解放军部队，不要抵抗，撤退到米粮寨附近躲避。如果是聂鹏升的部队则开枪堵击。茶洞对河秀山洪安的驻军，得知解放军部队到了麻栗场，便派洪安绅士王炽元到茶洞与龙矫商谈，准备要烧茶洞大桥，截断解放军进川道路。龙矫当时答复说：麻栗场的部队是不是解放军，现尚未明确，大桥绝不能烧。王只好回到洪安与三乡联防大队长田子林、秀山保警队中队长周某说明龙矫的意见。田、周二人便打电话向秀山县长请示，李冰县长指示，倘若是共军部队则马上烧掉大桥，占领

洪安要地，开火阻击。当时洪安的县保警中队、下属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一挺机枪，30名枪兵。洪安镇自卫队有枪兵30名，联防大队有枪兵30名，合计有150人枪。

古历9月16日下午2点多钟，解放军先头部队到了茶洞兴隆坳坡脚，发现有枪兵在坳上守望，于是就大声喊道：“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不要怕，缴枪不杀。”茶洞自卫队长石宗花，见是解放军部队，就率队撤退，逃跑到米粮寨附近躲避。解放军见守兵逃跑，朝天空打了两枪，冲上兴隆坳坡顶，继续向茶洞进军。龙矫听到兴隆坳的枪声，不知是谁的队伍，便命令自卫大队长周兴武带枪兵十多名，并带牛角机枪一挺，前往小寨察看情况。接着，龙又听到洪安驻军要放火烧掉大桥，又急命莫凤振派自卫队长徐老五带人前去桥边制止。此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驻洪安地方武装已命人到洪安镇徐家商号搞来煤油数桶，洒满桥架、桥板，放火猛烧。顿时，大桥烈火冲天，浓烟滚滚。

当周兴武的枪兵，前往小寨。刚到观音堂桥边，便看见官山公路上有三个穿灰色军装的尖兵走在前面，后面大批解放军卸下背包，往公路旁坟堆里甩，继续向茶洞前进。周看是解放军来了，不敢抵抗，就带着自卫兵往后跑，由茶师（今三中）老校门逃到曲乐附近躲藏。解放军三个尖兵进街后，边走边喊：“老乡，不要怕，老乡，不要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三个解放军尖兵冲到了警察所门前，守哨警士文兴富见了就跑，解放军才朝天打了一枪，贺梓云所长听到枪声，由内室走出来，被解放军抓获，解放军命令他赶快把人枪集中，当时在家的警士只有七、八个，都往后门逃跑了，听到所长的喊声，都回到所里。解放军当即命令他们把所有枪支弹药拿出来，把枪的机柄卸下，坐着不准动。直到解放军战

士攻退秀山洪安阻击的保警队后，三个解放军才押着贺所长与几个警士挑着弹药送到秀山，后都释放回家。那个奉命探查大桥情况的自卫队长徐老五，身背步枪一支，扎一支小手枪，率领枪兵三名（王如龙、田南清、徐步林）慢慢屯屯行至南门外公路边就遇上了解放军。听到“缴枪不杀”的喝喊，便急忙放下武器交出枪支弹药，当了俘虏。解放军领导对他们四人说：“你们家里有老有小，生活有困难的，就自己回家，愿与我们去干革命的，就和我们一起走。”仅田南清一人和解放军一同进川，参加了队伍，徐老五、徐步林、王如龙三人则请求回家了。桥被烧毁，断了交通，解放大军一部分占领了碉董（今粮站对面）观察河对岸洪安情况；一部分隐藏在茶洞老车站附近。这时，由南太下来一部分解放军，从张老坟汪家坪过河，抄包了洪安镇的左翼。此时，龙矫县长与随员龙永兴、吴善德、张远耀、石维亚、莫风振等，带枪兵数名，行至南门，就看见城外公路边有大批解放军。吴善德、龙永兴、张远耀、莫风振等，各自逃跑到城内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石维亚缴枪投诚后，被押过洪安（后被放回）。仅龙矫未走，并找到解放军的领导说：“我是永绥县长龙矫，今天上午听说大军到了麻栗场，我们正在准备欢迎大军来，不知道贵军来的这样快。刚才听说大军到了茶洞官山公路上（茶洞镇外约一华里），我们是前来欢迎贵军的。”解放军领导说：“龙县长请回家，晚上登门再谈。”一批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茶洞街，到达西门码头上驻守。对河洪安镇的县保警队，便钻进碉堡，开枪射击。想阻击大军渡河。解放军战士马上散开，一部经西门占领了天王庙绿荫阁，一部由陈家巷涉水过河占领大沙洲。这时，南门外碉董上的机枪火力、与天王庙城墙上的机枪火力和绿荫阁的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洪安的几个碉堡猛烈还击，同